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一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盧忠烈公靈顯

盧忠烈公側室某夫人墓在張渚山中。道光初年，有土人欲起城隍廟於夫人墓前，向盧公裔孫某秀才買墓前餘地。秀才貪利賣之，土人大興土木，三間木料已豎起，尚未蓋瓦。一夜風雷大作，將木料一齊斬斷，留二尺柱根在地，餘皆飛去，不知所止。是年賣墳地秀才入盧公祠祭奠跪拜之時，噴血而亡。盧公之靈顯如此。余曾

刻盧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於寶稷室法帖內久已傳世。同治四年乙丑之夏。余在陽羨復見盧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於方橋盧品珊秀才。安國處。此歌本金陵蔡氏寶藏之物。兵燹後流落茶坊。品珊見之以番銀一元購得之。余題詩曰。方橋小泊盧君到。眎我軍中七夕歌。報國精忠懸日月。感時吟咏重山河。昔年募勒公同好。真蹟流傳幸不磨。怪底連宵虹貫月。秘藏寶墨在巖阿。

盧忠烈公軍中七夕歌

人言今夕是七夕。夏去秋來若駒隙。天孫爲織雲錦

囊待我詩章貯冰雪。我詩不作驚人語。戈挽斜暉馬  
上得。四山出沒。昨間雲千里。徘徊有新月。明月如鉤  
碧空際。我心如月。知何寄。烟霞冷落。織女機。關河阻  
越牛。郎意砧杵聲。訴別離。征人玉露又生衣。芙蓉  
劍氣侵牛斗。鐵馬嘶風萬木稀。帶甲貔貅皆穩睡。我  
獨披襟不成寐。感時搔首問青天。試看將星明與昧。  
天垣之將星甚明。登壇乃是讀書人。銅章畫卧知何  
日。玉管宵披值此晨。良晨俯仰誰與同。尚論千秋氣  
誼雄。倏忽浮雲變今古。穿鍼乞巧非所工。等閒初試

薄羅裳。怡堂處室話新涼。赤日紅塵誰氏子。重鎧身披。歷戰場。世態驚心愁不了。焚香夜告天知道。野鶴孤飛亦白頭。顧我何人能却老。烏沈兔起。明月出安得長繩繫白日。春去秋來若駒隙。人言今夕是七夕。

江得投牛償債

婺源江愛李精大六壬數學。能知未來休咎。江慎修先生之門下士也。有江得者生前負愛李銀十三兩四錢未還。一夜愛李夢見江得來曰。我負君銀兩。今來償債矣。驚寤。曉起見牛闌中產一小牛。愛李心知是江得變。

牛還債。異之。小牛隨地三日不知喫乳。愛李呼之曰。江得快喫乳。方能長大。牛聞呼名。便起喫乳。連日喫乳不歇口。愛李曰。江得勿專食乳。要上山去喫草。牛聞言。便上山去喫草。一日有買小牛客來。問愛李。小牛賣否。曰。賣。曰。價若干。曰。能穀。我本錢便賣。曰。何謂也。曰。汝休問。還一價穀與否。便知。客還價銀十三兩。愛李曰。尚不穀。本客曰。我只帶銀十三兩零四錢。賣與不賣。在你打筭。愛李曰。正穀。我本賣與汝可也。交易已畢。有人指牛曰。江得汝欠我草鞋錢一百文。亦可還我。牛聞言。便脫縛。

而奔買牛客曰有能縛得牛來者謝錢百文牛聞言卽奔至索草鞋錢者身旁不動索鞋錢者縛牛牽來得錢百文兩債俱還客牽牛而去張榮春述

董糧差聞雞言悟道

婺源董糧差下鄉收糧到某家坐索錢糧晝觀蚯蚓食螻蟻又見母雞啄蚯蚓夜宿堂前聞隔壁夫婦商議明日無錢買菜待客不如殺雞食之糧差俄聞雞謂鄰曰主人要烹我食客汝等從今以後無母覆翼汝宜在家勿妄外出水邊多鷹籬邊多犬路邊多乞人汝宜慎之

糧差聞雞言。恍然大悟。今日親見蚓食蟻。雞啄蚓主人。又要殺雞食我。我倘食雞食我者。必有其人。冤冤相報。何時得了。到不如入山修行去。天明聞捉雞聲。糧差急止殺雞曰。我昨夜聞雞言如此。我心大悟。從此入山修行矣。將汝家錢糧。劃免。望將母雞雞籠一籠。交我帶去。放生。言畢。携雞籠而去。直入深山尋師出家。師見雞雞。便欲食之。徒心疑。修行人如何好食雞。師笑曰。一齊帶汝西方去。免在人間受一刀。徒遂大悟。糧差之子。八十歲。爲其父作佛事。倩僧七人誦經。或來八僧。其一則其



父也。張榮春述其事。余歎曰。糧差不過粗識書筭之人。一聞雜言。便能大悟入道。吾儕讀書數十年。日在雞蟲爭食之間。亂兵食人之際。仍然昏昏醉夢。不知所止。蜂鑽窗紙。不知世界之甚大也。其相去何啻天淵之隔哉。愧甚愧甚。

汪徵君做五日土地

汪紫軒徵君 綸章 與余述鳩江女史金冷香。工詩善畫。蘭石道光庚子流寓揚州。紫軒見而悅之。以五百金娶爲簾室。上和下睦。甚相得焉。冷香粧奩價直二千金來。

時二十一歲。未有所出。妻生三子。長茂才。次縣丞。三業儒。尚幼。冷香八門後二十年。紫軒家道中落。冷香愁之。謂主人曰。我母無子。尚有多金。存在母處。曷不送我歸甯。籌得阿堵物。亦可救家貧耳。主人從其言。送之歸揚州。其母適病。無金可措。西寇又來犯揚。冷香脚氣不能行。因促主人出城。回通州。大哭而別。後數日。賊果入城。冷香與其母投井死。後紫軒作落葉詩。有本欲交加拂雲表。緣何飄泊到籬根。回首栽培空着力。傷心風雨竟無情之句。爲傷冷香而作也。旋踵長男次男相繼而逝。

同治甲子春間紫軒病兩月。一日氣閉。心頭尚暖。七日還陽。自言夢至閻君處。見判官手持官照。執憑龍鳳雙蟠心焉。慕之。判官曰。與汝無分。又持一憑。上有三紅圈者。紫軒心欲得之。判官曰。此汝執照。好去做土地。紫軒領照出。乘輿至一處。小屋數間。無幕賓差役。五日彈琴詠詩而已。忽見差來傳去。見閻君。閻君謂之曰。有三男子一婦人。訴冤告汝。吾已代汝排解。汝速還陽。尚有十八年衣祿。光景校前稍佳。紫軒細視。訴冤婦人。卽冷香也。異哉。冷香之罪。紫軒也。豈冷香之歸甯索金。其謀出

自紫軒耶。何冤之訴也。紫軒還陽。計氣閉時已七日矣。人謂紫軒二子繼殂。皆負冷香之報也。未免言之太過。更覺疑團愈不可解。噫。

湯夫人德報

南通州秦節母湯夫人。好善樂施。美不勝舉。子惟一。孫長治。曾孫兆慶。元孫保泰。來孫堃元。俱已科第。世其家。

孫進士德報

南通州孫遜庵進士。知某縣事。除夕內衙家宴。骨肉團圓。曰。我等家人團聚。豈不快樂。牢獄中犯人。誰無父母。

誰無妻子。獨處獄中。豈不苦惱。遂下令放囚。還家過年。約明正初三日歸獄。明正到期。衆囚歸獄。尙少五囚。未到。孫因此挂誤去職。後人北鰲郎中。延元知縣。銘恩翰。林侍郎安徽學政。登瀛翰林郎中。五代進士。積善之報。有如是者。汪紫軒口述。

玉人

吾友丁月湖理問。漢說通州汪芷塍茂才。夢一玉人並行。醒後從骨董家見一玉人。以重價購得之。愛而佩之。玉人不去身。甲子十一月金陵鄉試。芷塍在闈病作。遇

吳生代調湯藥得不死。問生名則人玉也。芷媵感人玉之德。卽以玉人贈之。芷媵歸家。玉人又在家中心異之。乙丑三月初六日。芷媵歸道山。玉人遂失所在。芷媵名繩章。甲子科薦卷。士林惜之。余曰。夢中之玉人。卽闔中之人玉也。調藥之人玉。卽在家之玉人也。玉人報德。宛轉換形。人亡玉去。其故何哉。仙耶。鬼耶。則吾不得而知矣。今年余游尤園。看花題壁。有子規杜字形聲。幻蝴蝶。莊周物我忘之句。用以持贈玉人。不知玉人以爲然否。呵呵。

于明經德報

文登大水泊于卧南。業明經吾壻漢卿之祖也。家小康。借本千金。到江南販麥。返至山東。遇大旱。飢民無筭。遂以千金麥賑濟飢民。空手無顏回家。怕見親友。無銀還債。復來江南。到清江。寓蔣家六陳。行于告之故。蔣老大敬重于公之盛德。遂借于公千金之麥。復販山東。于公得麥言歸。得利三倍。除還蔣本。尚穀還債。從此不復販麥矣。子願發字芝崖。官至淮揚兵備道。孫昌進字湘山。茂才。官至南河觀察。昌遂字漢卿。廩膳生。直刺軍功保。

舉知府昌運字菊農。孝廉博學著書。曾孫實之字竹虛。茂才官大令。賚之字書雲。茂才贊之。茂才。鏜。尹贊之字。閒庭。軍功保舉知府。寶之字少湘。茂才。鏜守。資之字希。瑤。司馬贊之字六。歐。鏜使。賀之字吉雲。茂才。縣丞。貴之。字和伯。理問。員之字次鶴。通判。科名仕宦。代不乏人。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願世之爲民父母者。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之心。拯民水火之中。加之衽席之上。將見盜賊不討而自平。海內乂安。豈止一家之慶也哉。

衣鬼現形



江都李承白宣樹茂才工詩。偶寓石港大慈閣。余適遇見。遂訂忘年之交。談及某村某士人家小康。以十三千錢買月白縐紗大羔皮袍一件。裏裾微有血痕。置之榻上。無風自動。穿到身上。背後如有人曳裾。行亦曳。立亦曳。心異之。遂脫衣不着。作疏熱衣以還衣主。越一日。侵晨有客求見。坐談片刻。告辭而去。某使人跡之。知其寓處。以便回拜。家丁隨後。客纔轉灣。追之。遂不見矣。回報主人。主人大悟。此必衣主之魂來謝還衣也。年近三十。衣月白縐紗羔皮袍。卽與焚衣無二。噫。一衣之愛。鬼尙

難割。何況良田廣宅。百萬家財。一旦化爲烽烟。其恨爲何如哉。

蚌精

山東某處有野塘。月色皎潔時見一小童騎白馬循塘而走。人逐之便入水遁去。見之者多。遂車乾塘水。見一大蚌如團筐大。數十人起蚌上岸。用盡氣力剝之不開。因燒水煮之。蚌開珠數斗。盡煮爛無光。土人以三十千買得蚌壳兩片。裝作屏風。安置中堂左右。夜間放大光明。如同白晝。後遇識寶人以數百金購去。不知所在。吾

身問 卷一  
婿于漢卿親見此蚌。口述如此。

夜光觀世音 附輓玉

無錫侯宦家。有枯木一段。安插瓶中。供養淨室。焚香虔  
禱。門窗緊閉。夜分時。向窗隙窺之。枯木上現出蓮花寶  
座。立着觀音大士。放大光明。如同白日。逾時乃滅。名曰  
夜光觀世音。又有璞玉一大塊。如饅頭。兩手捏之。玉流  
指縫。拏長便長。按扁便扁。放手徐徐復圓。名曰輓玉。余  
亡室張孺人言。其外祖家有此二寶。後被火神收去云。

余晦齋雜論

無錫余晦齋子老友也。自幼力田。中年始知向學。以訓蒙爲活。遊庠後。尊甫棄養。卽清齋。刻苦淡於進取。謂生前未盡菽水之歡。天地間一罪人耳。何營營名利爲。且古人言學。必曰存理遏欲。飲食爲人生大欲。卽以此爲遏欲之一端。何不可者。嘗有詩云。各行志願各修持。於世多違我自知。一樣春花與秋月。持齋何碍太平時。其命意概可想見。又嘗謂近日訓蒙者。皆墨守成例。不以講解爲事。讀書二三年。全不與講。一點做人道理。致子弟終身夢夢。習於下流。此直可謂之教書匠耳。按律定

罪當墮嗜啞地獄。故其爲教。雖初學童蒙。必日與講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故事一二條。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師道不立。宜乎惡人接跡也。家無儋石。喜集刻善書。所刻皆俚俗常言。謂我鄉里人。只會說家常話。高文典冊。性理經義。自有當代名儒。主張大局。我何敢再贅一詞。故其書雖爲世俗所傳布。而自顧歉然。嘗以能說不能行。虛名失實。適滋內疚。爲歉。又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衰。然後閻王作。詩未嘗亡。詩而無當於勸懲。則不亡而亡矣。如此論詩亡二字。似較直捷。春秋褒貶尙

爲中等人說法。若下等人不願流芳百世。不怕遺臭萬年。雖春秋亦無如之何也。曾口占四句云。春秋作本爲詩。今日春秋道又荒。賴有輪迴參筆削。那堪更說沒閻王。又嘗以江蘇多溺女之俗。卽於所居鄉。仿蘇文忠公黃陂救嬰之法。量爲變通。倡行保嬰善會。始以三百六十文爲一會。一時樂從者衆。先後集捐田二百餘畝。凡鄉里之貧戶生女。力不能留養者。准每月給米一斗。錢二百文。以五月爲止。五月後如萬不能養。方爲代送嬰堂。全其性命。實則五月後小兒已能嬉笑。非特不忍。

再溺亦必不願送堂矣。其所定保嬰會規條刻有成書。曾爲前大府檄取數百本通飭各屬一體照辦。一時遵行者甚衆。又嘗以鄉約勸善人多厭聽。因勢利導。莫如演戲。而近日梨園每習爲誨淫誨盜傷風敗俗。不忍名言。門有忠孝節義等劇。又大都帝王將相名門大族。比擬太高。以之化導鄉愚。藥不對症。奚啻隔靴搔癢。遂作勸善新戲數十回。詞白淺近。一以王法天理爲主。集成一班。教諸梨園子弟學習試演。一洗誨淫誨盜諸習。雖非陽春白雪。頗爲鄉里人所樂觀。費及數千金。一肩重

累幾致不能顧其家。以致室人交謫。良友盡歡。人皆笑之。而君晏如也。又嘗因保嬰局勸禁溺女演戲。自題戲櫺楹聯有云。演幾回舊舞新歌。試看善勸惡懲。現世洵多真果報。害一命驚天動地。若使有男無女。收場那得好團圓。又有一聯云。你娘亦是女。你妻亦屬女。胡獨你不肯養女。他生也何冤。他死也極冤。只怕他總要伸冤。嘗於演戲時衣冠登櫺講說溺女果報。大聲疾呼。以期感動。有句云。一日。茲歌同振鐸。百年風氣此迴瀾。又云。老我面皮三寸厚。願他聾瞶一齊開。又云。休嫌海內知。



音少從此天涯話柄多。皆不事雕琢。直寫胸臆者。每與予言。予生平有四大願。一復小學。一行鄉約。一燬淫書。一演新戲。因作自贈聯語有云。自晉莖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新手段。淫書劈板戲。翻腔。若得四願圓成。萬戶侯。不願封也。因計所刻訓蒙各種。竊自附於小學之支流。講約頻年。舌敝唇焦。人皆有木鐸老人之謂。淫書則已奉大憲。泰准通頒禁燬。亦已躬逢其盛。樂觀厥成。新戲一事。實係世道人心大局。擔子太重。非區區寒賤窮儒所能獨任。宜其一試。卽退。不敢再請。只好

仍俟仔肩世道大君子一肩挑去。永定章程。垂爲後世法。雖爲執鞭所欣慕焉。其議論往往如此。語雖近諧。而其心則良苦矣。

### 病篤過堂

道光丁未。余年四十有五。六月患傷寒熱症七日。水漿不入於口。身如火熾。神魂與女鬼相關。一夜心中自幼至壯。小大事一一過心。堂善事過心便樂。不善事過心便苦。記得先母病時。囑喚舊用婆子來服事。婆子無錫人。因好竊物。故此不用。開發回去者。裘一時昏昧。誤聽

此言竟未去喚。月餘先母見背。方命之愆。終天抱恨。此事過堂。心如油煎。半時乃解。夜分時忽能自坐空榻。口稱有仙湯飲矣。病魔其奈我何。俄而陳姬以湯進。飲盡心中甚快。睡二更發一身大汗。起坐捶壁曰。願汝多福多壽。肯將仙湯愈我病也。言罷復睡。達旦遺矢。病遂大愈。能食粥。越一日起行如常。吟詠如故。越二年夏月。陳姬更衣。見左臂大瘡。痂一塊。駭問始知病中自稱仙湯者。則陳姬刲臂肉湯也。口稱願汝多福多壽之言。或者先人感姬之德。而祝禱之耳。是年成兒方二歲。陳姬曰。

夜服事湯藥。忘却乳兒。兒啼不住聲。余聞而厭之。婢便抱去。余今年已六十有四。成兒年二十有一。其母年已四十有五。同遭兵亂。多病多憂。談及病險過堂之事故。縷述之以證過堂之言不我誣也。

### 張茂才惑狐女

清河縣張寶笙恩詩茂才。館都中。惑於狐女。乃兄佩紳恩封。孝廉亦館都中。見阿弟消瘦。心怒。遂罵狐媚惑弟。呶呶不休。不見狐形。但聞狐語。曰：大老爺勿罵。狐亦猶人耳。得事仲氏。殆是前緣。乃兄曰：狐非人類。何苦纏人。

狐曰大老爺今之人居心行事不如狐者多矣。乃兄無言可對。負慚而去。此事閩揚州高藝生采畫史所述。卽丙寅三月間事也。

雷公顯靈

同治四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如臯東鄉雷擊死一男一女。震活一嬰兒。初聞其事。不知其故。今年六月五日。聞高藝生述趙芝林定邦太守從如臯來見一奇事云。如臯東鄉某家有田百畝。有錢千貫。夫婦二人。一生行善。膝下無兒。過繼猶子爲嗣。嗣子成室。嗣父年五十餘。

嗣母年四十餘。忽然有娠。將要分娩。嗣子到百里外。賄銀五十兩。囑穩婆。害殺嗣母生子。歸告嗣母。曰某處穩婆最穩。當兒已倩之。嗣母不疑。嗣子有惡心。曰好。後數日。嗣母分娩。穩婆受生。墮地無聲。男孩氣閉。埋之田塍。嗣父憤極。走到城隍廟。敲鐘鑿鼓。哭訴城隍。說一。生行善五十餘歲。纔得一子。還是死者。天道無知。神心何忍。還我靈應。心始甘休。日夜哭訴不休。第三日。片雲纔起。雷聲大震。穩婆手捧寶銀一錠。與嗣子並跪田塍。一同擊死。震活嬰兒。呱呱而泣。觀者如堵。塍卽乙丑十二月。

二十八日事也。余曰：貪財害命，雷則殺之。行善得子，雷則活之。善惡之報，如此昭彰，特爲書之，爲世之行善者勸，行惡者戒。

### 王少枚遇害

宜興王少枚，明經，善古文。宗姚惜抱，年二十餘，好爲訟師。年近四十，始懺悔前愆，勉爲正士。生二子，皆能讀書。作文有二女，著有文集百餘篇行世。世居鍾溪橋。余於咸豐三年避地宜興，和豐橋芙蓉園，因馬小梧孝廉始識少枚。少枚曾爲先大夫作墓表，刊在先大夫詩文全

集中又曾爲余作詩序。庚申之變。宜興失守。賊擄少枚。命爲鄉官。令歛錢收稅。鄉人恨之。俟賊目歸城。便聚衆。黑夜到少枚家。先殺其妻與二子。繼殺少枚。獨留二女。不殺。辛酉人日。余從陽湖東洲村買小舟回宜興。探弟妹消息。舟過鍾溪。泊岸訪問少枚蹤跡。土人言其遇害如此。人言其好爲訟師之報云。

### 李野渡善報

李野渡荆溪縣善人。以仁存心。力行善事。如賑飢救困。育嬰義學。諸善舉無不竭力盡心。紳董敬之重之。有司



聞於朝。得恩賜七品以榮其身。子友琴名璜。少時與余爲總角交。善鼓琴。師韓古香先生。余學琴於戴佩蘭師。友琴弱冠後。遂決意離鄉。到吳門從師習錢穀。逾年。字成。遂爲諸侯賓。得大名。至老不衰。余寓吳門。刻書刻帖二十餘年。與友琴交最久。數十年如同一日。庚申之變。友琴得先出城。旋到上洋。就吳曉帆觀察館。居然無恙。視余失計。陷處危城。七閱月。其苦樂爲何如哉。友琴爲人好善樂施。大有父風。年長余一歲。援例捐納。授知府。爲乃祖。乃父請封二代子。二長捐知縣。次捐同知。

各爲其生母請封。人稱其尊人好善之報良然。

見聞隨筆卷二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族祖夫舟公德報

族祖夫舟公積數年之穀。賑饑不足。又賣田買米賑濟。而家遂貧。此乾隆甲子年事。其曾孫康以嘉慶甲子登賢書。旋成進士。子孫繁盛。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

曾祖存齋公行畧

太祖母曹太恭人附

先曾祖存齋公博學好善。治家嚴肅。村中少婦有倚門觀望者。必叱之曰。無規矩。還不進去。人咸畏之。大祠脩

譜凡有螟蛉子夜來子。

血抱他人子爲己子俗名爲夜來子。

姦生子。

男女野合。

所生爲姦生子。羣起爭論不許上譜。口稱異姓。亂宗紛紛聚訟。告知存齋公如何判斷。免其凶終。公笑曰。但願天下人皆肯姓齊。豈不甚妙。毋多爭。往其一概登譜。一言排解。通族感德不盡。公壽至九十四歲。無病而終。先太祖母曹老太恭人。蘇州人。年十九歸曾祖存齋公爲繼室。公年五十九歲。大凡村中有急難事。如鬻子婦。賣生妻。溺女。縊男生。不能養。死不能殮者。曹太恭人知之。必曲爲轉回。設法周濟。如此善舉。不一而足。先大夫宰梁溪時。

爲曹太恭人慶八十壽鄒相國

炳泰

祝壽聯云有子有

孫皆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爲太夫人及至九十先大

夫需次蘇省告假返宜興東撒珠巷春暉堂爲曹太恭

人慶九十壽唱戲稱觴賓客極盛潘三松封翁

奕雋

親

書壽匾曰六代同堂壽聯云無所不順之謂備後得主

利而有常大福大壽人人羨慕不置是年戊子十二月

十七日考終之時謂先大夫曰汝母迎我來一笑而逝

三日入殮面如生

祖母俞太恭人行畧

先祖母俞太恭人，婺源西園人。年二十一歸先祖雨峰公，爲繼室。事舅姑惟謹。撫前祖母子如己出。乾隆壬辰，先祖選授廣東始興令，迎曾祖父母於官。太恭人爲官廚，飲饌不潔，自治中饋，爲羹湯以進。癸巳生方氏姑甲午，先大夫生，待雨庶祖母如妹，愛其子女逾於所生。甲辰遭先祖大故，太恭人號泣絕粒，念舅老孤幼，強起飲食，孤苦伶仃，扶櫬歸里，爲先大夫延師授經，夜歸，祖母篤課，倦輒撻之。先大夫十四入泮，迎學之日，登堂拜祖母，祖母不悅。少頃，先大夫與方氏姑爭一器物，祖母怒。

褫其藍衫。撻之數十。或曰兒秀才矣。何撻爲。祖母曰。吾所以教兒者。望其繼父志。承先業也。今幸獲一衿。便揚揚得意。吾無望矣。自是督教益嚴。迨至先大夫入詞林。散館。出宰金匱縣。迎養任所。依舊自治中饋。作羹湯。以進。太祖母如初。暇則爲孫女輩製履縫裳。寒暑不輟。間有民家婦入署。求太夫人不得。指示之。亦不信也。戊子八月。先大夫需次蘇臺。忽接太恭人書。言病劇。乞假星夜馳歸。太恭人暮年。與太祖母相依爲命。坐臥不離。考終之夕。謂太祖母曰。婦事姑未終。不孝也。然當與姑同

生極樂世界。請先往俟姑。顧謂先大夫曰。官不易爲。兒可不出矣。言訖而逝。異香滿室。三日不散。戊子十一月三日也。年七十有九。歿後四十五日。太祖母謂先大夫曰。汝母迎我來矣。遂無疾而終。祖母秉性仁慈。胸次浩落。貴賤貧富。作平等觀。內外親疎。視同一體。實心直腸。不知世有欺詐事。橫逆之來。毫無介意。兩世仕宦。惡衣粗食。或人所不堪。而樂善好施。千百不吝。族有孝婦。藉刺繡養其舅。呼與同處。助之衣食者。十餘年。常稱婦賢。而未嘗自以爲德也。故祖母歿。族黨親戚。無不歔歔涕。



泣云。

先大夫梅麓公行畧

先大夫梅麓府君宰金匱時嘉慶十七年大旱捐廉勸賑得十四萬緡活民命無筭以賑餘錢修泰伯墓造南望亭豐樂橋爲令八載引疾去官寄居宜興城中東撤珠巷購得吳石亭故宅奉養重慈顏其堂曰春暉堂道光初年宦囊羞澀賣畫吳門陶文毅公憐之代報病痊送部入覲因先大夫創議海運南漕故有此舉陶公命擬海運章程爲未謁奇制軍請示一切故犯制軍忌

不終事而退尋丁祖母憂遂杜門不出日以授經爲業  
吟詩寫字賞鑿書畫爲樂忽聞廣東林少穆制軍燒烟  
土逐夷人諸案歎曰天下從此多事矣求治太急中外  
不甯奈何奈何能速辭世不見兵亂卽大幸事辛丑夏  
六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考終前一日猶能書藏書目  
錄校對雙鈎墨蹟半月前夢見陳芝楣先生遣使持書  
來請辦陰間大事是年四月間先大夫獨在湖山書畫  
樓中檢點書畫偶見一物惡狀難看驚走下樓心駭色  
變家人問之不荅至今不知所見何物聞此宅多狐吾

鄉俞濤官年八十餘居溧陽戴埠爲史氏掌木業。曾與  
余言此宅幼見潘氏進屋住二十年。賣與吳氏住二十  
年。又賣與先尊四十年間。三易其主矣。因計先大夫去  
世。裘移居吳門。以便刻書鐫帖。剛二十年。宅有吉凶信  
然。先大夫歿後一年。夷人作亂。上海鎮江皆被侵害。繼  
以西寇猖蹶。天下蹂躪者六百縣。兵戈擾攘。殆無甯日。  
裘遭兵難。南北奔逃。而先大夫在天之靈。安然無恙。非  
福德雙修。何以臻此。書罷慨然。

紀夢前世父兄

余年二十三歲三月間病劇宿宜興老宅綠天小楠書  
屋夢見身居巨室着古衣冠書房觀書見一青衣僕來  
報外有少年要會而有話談問其姓名不荅曰爾主人  
當自識之余曰請俄而客至方面高鼻濃眉大眼高冠  
長佩一揖而坐詢其姓名拂衣而起曰我爲爾兄何以  
忘之遂說前生爲某事自經爾知之坐視不救今索爾  
同至陰曹質訊無多言去去余因知前世事謂言此事  
是兄矢志弟本不知情正議論紛紛忽聞門前阿殿聲  
馬蹄聲青衣趨報老爺回來于是弟兄趨出東西侍立

見儀仗甚盛。護從百餘人。八人轎。扶着玉帶紅袍宰相冠一位老翁下轎。呵殿歷階而升中堂。面南而坐。指兄曰。不肖如汝極矣。汝自無行。死於非命。友來誣汝。弟何耶。速去毋暫留。如違不汝赦。兄於案上提硃筆書曰。饒爾廿年。余奪其筆曰。爾我兄弟也。兄弟雍雍如怡怡如。欲我偕往我即往矣。何待廿年。兄曰。三月。兩人無言。兄告辭乘輿而去。余送之。連聲漫請而寤。一身大汗。起覺體輕疾從此愈。

紀夢人壽可延

余三十五歲時住釣橋陳氏廣宅。夜夢身坐大廳。見五人席地坐階前食飯。有一高脚牌靠在中門牆上。心知其陰差下堂看牌上名。正面無我名。翻轉見頭名著齊子治三字。上有硃筆一點。退立堂中。五人食竟。頭差來前。余謂之曰。汝五人來喚余去者耶。曰然。余歎曰。世味都已嘗徧。去世也罷。但上有老父未送終。下無一子以接代。二事未了。難爲情耳。差曰。然如之奈何。旣而曰。罷罷。罷。我爲汝去回一牌。說汝安徽籍。人已歸。無喚處。便可了案。余曰。設移文到徽。查出實情。再喚奈何。差曰。無

多言獨不知人有可延之壽乎。去去羞頭負牌而出。余目送之。乃寤。雞已鳴矣。一善念起。冥感鬼神。爲人子者。可不慎歟。自今思之。倏忽已隔三十年矣。人壽可延。其言不妄。

夢爲僧

道光辛丑十月。裘丁父憂。來蘇謝孝。左腿患疽。誤食豬肚。氣閉臥床。夢見山水深幽處。現一小庵。顏曰寂照禪院。步入中堂。見二三十僧。合十圍繞佛座。朗念阿彌陀佛。旁有老僧見我來。喜謂我曰。汝亦來矣。汝衣尙掛東

壁取衣衣我我自顧儼然僧也解衣摺好搭於左臂對  
長老曰我願未了書帖未完工未便還山他日再會去  
驚寤發汗汗止坐起食粥明日疽自消一瀉而愈

夢見狐仙

道光二十三年余居吳門西麒麟巷雲起樓樓與藩庫  
廳狐仙樓間壁夜夢自持短檠步至仙樓東廂下將短  
檠置門角避風處獨立簷前見美女一雙雙携手而出  
五色錦繡衣裳衣香花氣襲人環珮之聲盈耳瓊樓玉  
宇圖書鼎彝極其精雅彈琴敲棋吟詩繪畫諸女伴笑



語喧譁。今人魂銷心醉。料得阿廢迷樓中。花團錦簇。約  
畧似之。涼風凜烈。持檠轉來。掩門而睡。不覺晨鐘已動。  
旭日初昇矣。

同夢陳忠愍公約會

道光壬寅。英夷犯上洋。陳忠愍公化成死之。練廷璜刺

史殮之。嘉定城中。繪圖徵詩。余題詩曰。流毒中國阿芙蓉。保障江南忠愍公。如公其人倘有兩。逆夷安敢窺吳淞。東西礮臺起得勢。計出萬全時不利。手壞夷船挫敵鋒。功敗垂成豈天意。不足與謀彼豎子。賊至身先作窟

鼠獨力難支死礮臺。嗚呼忠愍真可哀。負屍者劉殮者練。武進士劉君國標。負公屍藏諸蘆葦中。越十二日。國標乃至蘆葦中。負出。膚體不敗。面如生。嘉定令練君廷璜殮公於嘉定。城中得繪公像。炎天十日。色不變。建祠兩地。荷

天恩。繪像一幀。傳真。面聞公死事心痛傷。瞻公遺像淚成行。求之今人不可得。古人誰可相頡頏。督軍恩同岳少保。殉難慘比張睢陽。安得圖像百千幅。徧示逃亡食

君祿。此卷藏在立人刺史處。吳縣小市橋倪氏刻字店中。摹刻公像。刻余詩於像頂。印刷數十萬幅。徧售天下。士民商賈。獲利數百千緡。余作詩四十餘年。積成

四十餘卷。眼見此篇。廣傳海內。附驥尾而名益彰。何其  
幸也。越一年癸卯六月。余居西麒麟巷。雲起樓夜夢有  
人從陳忠愍公處來云。公現爲蘇州府城隍。慕君名。特  
來奉請。過談爲快。遂余去。余遂從之。到一園中。見公衣  
冠出迎。喜動顏色。身長骨瘦。紅頂花翎。延我並坐。啜茗  
清談。引遊亭榭。指示書畫。俄報客至。轅門請謁。公曰。請  
坐。我去。卽來。良久。視天欲雨。頗有歸思。公回謂余曰。天  
有雨意。余遂告退。與客同出園門。公送之。途遇雨。憩小  
亭內。驚寤。是夜陳姬夢見四童子。持大燈籠兩箇。來說

新城隍陳

化成

要請老爺過去談天。姬不許入內堂。以

有事不暇來回之去。四童去。少頃又遣四大人持燈來。迺謂陳姬曰。是我家老爺慕名相請過談。即時送回。並無別故。勿慮也。姬見說。遂將長衫衣我身。遂大步出外。姬久待不回。天欲曙。正念切間。見我入室。汗流如雨。四人在後。手持洋燈。出片紙呈陳姬。上有六十七再會六箇字。四人辭去。夢覺與余說夢。余剛夢謁公歸途。遇雨憩亭時也。兩人同夢。兩夢同時。大奇大奇。豈真詩歌足以感神耶。何見愛之若此也。所云六十七再會。

者卽吾不得而知矣。

斗姥送保命燈

咸豐紀元中秋前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成池余病頭風將及兩月夜間跌坐雲起樓榻上童子壽康赤脚踏在榻旁垂頭而睡余閉目宴息聞門簾有聲見一了髮持燭臺進房置方桌上又聞門簾聲見一老嫗珠翠滿頭盛裝盛服抱一斗燈上籠碧紗上踏步床置斗燈於床頭復以百齡襖掛在帳鈎上退出房門簾復有聲余張目四顧一燈如豆半明半滅窗外雨聲如瀑童睡方酣

尋病愈。

夢飲瓊漿

咸豐六年。余居吳門友來巷。偶病渴。經月不止。夜夢隱  
几而卧。覺視坐處。迥異尋常。室無燈燭。放大光明。精舍  
三間。裝飾華麗。仰觀無梁。琉璃結頂。中堂高座。四面皆  
空。座後長几一張。鼎彝斑斕。壺觴精潔。右間方几靠中  
間花窗。余坐上座。見一道姑容光四射。嫻嫻其來。雲鬢  
高搖。金鈎覆額。風裳水佩。飄飄欲仙。余曰。此間是汝打  
坐處耶。何寂寂也。曰。然夜半無慵。日間道友不少。余曰。

病渴日久可有水漿飲我乎。曰有。飲我壺漿。香透丹田。胸臆大暢。余曰。此真玉露瓊漿也。內視調息之法。可得聞乎。曰是不難。跌坐調息。余以指探其鼻孔。呼吸果絕。逾時乃罷。謂余曰。世實空花。無足戀者。君好認識自己。本來面目。余曰。誠哉是言。而今而後。吾知返矣。覺來天曉。渴疾頓消。細味名言。發人深省。昔年張船山先生贈先君詩云。待到紅塵功行滿。仙山携手未應遲。今記仙夢。因有感於斯言。

沈捕魚

無錫縣張村沈姓捕魚爲業。一生端釣鯽魚。盧窠中鑿小池。餌沈池底。鯽魚聚。隨釣隨得。樂莫大焉。一日見一鯽魚浮於水面。沈以魚叉擲之。魚去而沈頭落矣。此何以故。魚叉竿頭張一鐮刀。以便樵蘆築池用者。沈祇管用力叉魚。忘却鐮刀之自樵其項矣。噫。以術釣魚。尙遭天譴。視世之以術釣人者。禍不旋踵。更可知矣。

假喫三官素

梁溪鄉人忘其姓氏。遠道訪親戚。戚家議殺雞以待。某知之急。謂主人曰。我食三官素。無須殺生。主人待以素。



餐而返。河干過渡。已在渡船。岸上有白髮老翁呼曰。船上有假喫三官素者。勿渡。羣譁。某自言我不喫三官素。爲親家要殺雞待我。故託言喫三官素耳。衆推之上岸。毋許同舟。某上岸。覓白髮翁不見。回視渡船。中流遇風覆矣。救一雞命。得脫水死。乃知放生一節。真善舉也。其可忽諸。

### 火神顯靈

庚申之變。宜興兵亂。居民避寇。周鐵橋。有小童在竹園中拔笋。園主見而撻之。撻之不足。又從而係石沉之塘。

童哀求不許。大呼曰：拔數根筭，便置我死。我訴火神，燒爾全家。方雪我恨。越日，園主室中火起，一家眷屬盡成焦土。四隣無恙。人稱速報無如此者。吾姪功炎隨母避難，眼見情事，據實述之如此。

### 食鴿顯報

有嗜食鴿者，烹法與衆殊。鍋蓋鑿空數洞，置活鴿數頭於釜中。湯溫，鴿頭伸出鍋蓋外，以醬油酒灌之。鴿渴，貪飲酒醬而死。剖食味甘。食單創法，口福自誇。無何火焚其家。嗜食鴿者樓居，頭伸出牆洞外，身焚口渴，貪飲水。

龍噴水宛如鴿頭。申出鍋蓋模樣。爲貪口腹而遭顯報。宜哉。

殺蛇顯報

婺源北鄉某樵於山岡上。聞木魚聲。下視之。見一巨蛇。蟠在山脚。昂頭叩齒。樵者削水竹數百竿。以藤縛竹。向蛇頭一擲。蛇斃。樵歸。半年不敢過此山下。日久忘却。偶過蛇處。見竹一細。猶中蛇身。以柴擔撥竹。蛇毒中身立斃。

養貓致富

蘇城有老嫗某氏來友來巷余寓中說其主母少年貧苦養一貓甚愛憐之一日貓嚼珠領巾一條來家主母得珠家漸豐裕買舊宅移居貓至空房踈地板不去呼之不來向人頰叫主母知有異起地板搜之得金條一銅鑪家益富遂雇老嫗專服事貓貓子貓孫不下百頭食以魚餐夏帳冬被如養嬰孩三十年後主母歿貓亦漸散主母無子祇生二女家財二女分得之

鬼書示警

婺源沱川余某生二子數孫頗有田園某死妻存長子

棄妻子不事寡母。而外交匪人。一夜亡父回家。獨坐中堂。聲音長男不肖。家道中落。歎息而去。家人驚懼屏息。明早視中堂地上大書八字云。爾爲匡章。我爲瞽瞍。餘無他異。余旭庭堂舅親述其事。

### 地滅

沈旭庭與余言。昔年江陰鄉人某男子。平日無惡不作。一日提籃買菜回家。行至家門空場上。脚如縛不能行。旋陷土中數寸。一時間陷沒至臍。人拔之。痛欲絕。鋤地更痛。口不能言。三日滅頂。而地無痕迹可尋。亦地滅之

一證也。

石港米市橋雷異

咸豐十一年正月，余從常郡陽湖東洲村渡江，寄住通州石港場。與我婺源施魯堂朝夕往來，頗不寂寞。曾與余言石港近年有某氏守節多年，一子極其不孝。一日雷提逆子跪在米市橋上，人推不動，如鐵鑄成。口述待母惡處，今遭雷擊，其母知之，哭奔前來，跪求雷宥。留子以養餘生，子自懺悔，不敢逆母，求雷赦罪。雷乃收聲，母携子歸家，從此事母極孝。至今母子俱存。

義犬

道光間，奉天甯遠州西鄉有陳姓者，兄弟二人同居。弟娶未久，死其妻，有孕，招鄰婦爲伴。姘婦利其貲，陰結鄰婦，如生男，絕其命。當酬錢五十緡，始難之，而終許之。及產果男，鄰婦以大針刺兒腹，氣閉，產婦不知，直謂其兒死耳。當以綠帶縞巾包裹，埋之山坎。未幾，母家憐其女遭夫喪，復失遺腹子，命其子以車迎歸。道過埋兒處，尙隔數十步，忽有一犬奔躍前來，遶其車。婦驚曰：此吾夫家司戶犬也。月前曾產數犬，一日不見，小犬失乳，俱斃。

今何爲在此。叱之不去。鞭之急。投轅中。咬婦衣。作欲令下之狀。婦兒駭甚。曰。汝有寃。可前行。吾從汝。犬俛首去。婦兒尾之至一所。菽葉圍繞成堆。犬發其覆兒。啼婦兒抱至車前。婦熟視包裹巾帶。不覺失聲哭曰。此吾兒也。何死而復生耶。卽邀其兒回夫家。似婦見之曰。何處抱兒來也。遂告之。故似婦訝甚。陽若有喜色。及易巾帶。見腹間皮裏膜外。橫插一大針。始知姙婦之肆其毒也。婦兒鳴之官。官鞠得其實。置姙婦及鄰婦以法。而責其夫。兄以不能正家之罪。是兒埋時。至回家中。隔十數日。所



以不死者。賴其犬以乳。乳之也。徐旋卿曰。聞之友人陳氏。非富家。而妯娌相殘。圖絕其後。犬之不若何哉。兒之不死天也。不然大針刺腹。壯夫亦危。况嬰兒哉。此吾友徐旋卿所說義犬事。顛末如此。因作此詩以警斯世。時丁未臘八日。詩曰。妯娌之心惡。獸惡鄰。嫗之手毒。蛇毒兒。亦何辜。罹其毒。墮地便遭針。刺腹針刺腹。兒不生。縞巾緣帶埋田塍。斷送一命五十緡。圖產陰謀人不聞。人不聞。犬獨知。妯娌殺兒犬活之。子文虎乳兒犬乳。一虎一犬皆千古。人言橫江惡。妯娌風波更難度。人言鬻鬻

貪。鄰。媼。狼。心。更。不。堪。婦。雖。有。肉。犬。不。食。義。犬。之。名。奸。婦。  
出。碎。身。粉。骨。有。餘。辜。人。心。之。險。有。是。夫。嗚。呼。人。心。之。險。  
有。是。夫。義。犬。義。犬。古。且。無。

見聞隨筆卷三

葵源 齊學棗 子治

翠釧曲憫周全福

武林吳我鷗觀察官蜀買一女奴周全福者年纔十四而氣體溫和資質穠艷閨秀中絕代妹也愛憐之欲納爲妾先是觀察賦悼亡以侍妾某爲夫人及罷官歸與夫人謀夫人蓋妬而狡者也詭云若得金色翡翠釧爲質當使侍寢於是罄其宦橐約費三千餘金購歸奉之以爲朝雲得伴東坡矣詎受釧後頓食煎言閉全福高

閣中逾月不獲一面觀察始知受誑然亦無如之何賦  
詩傷懷鬱鬱成疾泣然走告戚友曰不圖某暮年猶爲  
情死羣以爲顛未數月而訃音果來嗚呼奇矣觀察旣  
歿全福知其爲已也泣血痛心誓與俱死復念徒死未  
足塞責俟守貞三載乃以身殉而某氏酷虐百端必致  
之死而後快全福曰嗟乎僕之所以隱忍苟活者將以  
成吾志也今休矣遂於觀察小祥之期雉經而亡計其  
年僅十有五耳嗚呼又奇矣咸豐辛亥冬買棹至杭友  
人高小垞爲余述之子謂此固古今所希聞竇有闢名

教匪淺也。爰次其顛末作翠釧曲。以俟後之採風者。詩曰。扁舟夜泊吳山隴。金石圖書壓裝重。忽遇詩人高逵夫。酒闌燈炮談情種。情種流傳自湖西。儂家生長浣花溪。枇杷樹底嬌鶯住。荳蔻梢頭乳燕啼。嬌鶯乳燕真無價。碧玉待年還未嫁。可惜傾城絕世姿。迤邐辱在泥塗下。泥塗一擲逐青衣。歎息芳容識者稀。青銅鏡子晨空照。紫玉釵梁雪不飛。風流觀察來巴蜀。好色胸襟儕未玉。夜燒銀燭治官書。肥婢成圍如立鵠。鵠立班中見壁人。雪膚花貌玉精神。頓教鶴髮顏唐叟。一顧驚爲掌上

身身世雖微材邁衆因緣冀積高唐夢此際心通一點  
犀何時翼接雙飛鳳雛鳳翩翩玳瑁筵張衡從此賦歸  
田仙舟琴鶴追隨外載得西施返浙川返時卻趁江湖  
長葛嶺從容停畫漿聞說巴潼獲寶歸紛紛擁看誇無  
兩兩處情絲繫絳繡謀將金屋貯羅敷度婆心妬言奸  
詐我見猶憐况老奴老奴朝夕長留戀思與妖姬結姻  
眷索聘偏輕綠玉簪定盟不重黃金釧金釧無如翠釧  
精陡然娘子出奇兵請將紺色雙條脫來易秦關十五  
城欲換秦城需趙璧宦囊傾盡都無惜搜遍西泠傭販

家訓光圓映秋岑。碧花巧制奪天工。什襲懷歸納袖  
中。誰料蚌胎投海北。忽聞獅子吼河東。狂吼無端逢彼  
怒。紅樓驟把佳人綢。隔斷巫山十二峯。思量弱水三千  
渡。弱水巫山覲面難。遊仙好夢付邯鄲。玉環無那心俱  
碎。錦瑟常隨淚暗彈。淚落青衫悲薄命。文園遂卧相如  
病。通幽作賦倍淒涼。長恨成歌徒諷詠。詠罷風懷一卷  
詩。沿門愬遍斷腸辭。楊枝愁殺白居易。桃葉休嘲王獻  
之。楊枝桃葉空思爾。溘然付與東流水。哀此情癡竟有  
心。白頭還爲紅顏死。此時妾淚漲秋波。此後相思奈妾

何元鶴有聲悲閨苑。碧鸞無尾綴銀河。銀河不接黃泉路。棄擲鉛華事縞素。二七芳韶未破瓜。貞心耿耿堪欽慕。慕慕彼垂髫總角身。獨能守志出埃塵。烟雲待上曹娥石。風雨長橫妒婦津。療妒無方遭坎坷。知己已亡誰識我。水晶宮裏紅線歸。金谷樓頭綠珠墮。死後香魂一縷輕。泉臺聊報主人情。憐他十五如花女。數尺吳絲了畢生。生死循環堪哭踊。西湖爲築鴛鴦塚。冬青樹上烏夜啼。片石留銘此邱壟。我聞其語心暗傷。陰風慘淡燈無光。拍案驚呼大奇事情。夫貞女非尋常。非常芳躅當徵。



錄萬古清風振汙俗興酣狂叫招故人聽我高歌翠釧曲。

張烈婦手殺二賊

烈婦姓嚴江蘇吳縣人父清泰官兵部司務幼隨父京師端莊有德習禮明詩適同里張鈺鈺服賈京師賃屋沙土園中室三楹婦居左室東西廂一爲厨一梁姓嫗居之肆傭張八先與梁嫗有私八以他故遣去辛丑閏三月十一日鈺往三河婦令嫗移居中右室十五日八來與嫗私語移時而去十九日漏二下婦與子官兒卧

嫗私納八入。叩左室門。趣婦起。助八行強。婦以死拒。八卽入厨。取刀指婦曰。不從先殺兒。後殺汝。再要汝夫。於途而殺之。以快吾志。直趨左室。婦恐其殺官兒。從後以手抱持之。嫗奪其刀。佯勸八毋用強。勸婦從。八婦詢孰爲此意者。嫗曰。我兩人久有私恐。若知見逐。不如汗若以塞口。婦俯首良久。佯諾之。同八至右室。八令嫗出。婦令八先寢。乃出所儲秫酒自飲。一壺出。二利刃一藏諸懷。一藏膝袴中。以酒壓八入。醉眠。嫗牀先刺八喉。八奮力格刀。刀墮。旋出佩刀刺其心。乃死。嫗聞聲叩門。婦懷

刃引嫗入。望持其兩手挾之坐於牀。嫗見嚇然死人。驚曰。若殺人耶。何忍也。婦曰。吾非忍。若所爲乃真忍耳。以手按之。臥以刀斷。吭刺其胸立斃。婦乃去血衣藏兩刃。乘燭待旦。呼兒到肆。令逐鈺歸。二十一日。晡時至家。詢得其故。大驚。婦曰。吾自殺人不累汝也。卽詣官自首。移刑部鞠實。得勿問。遂釋婦。婦年三十。旋隨夫攜子返吳。門住桂河坊。余時寄居吳門。得聞其事。未知其詳。故未作詩。乙巳臘八日。費丈夢仙以烈婦傳見示。有感於心。賦詩以紀。并述其顛末如此。詩曰。今之英雄出女子。紅

顏一怒二賊死。豈真力大能過人。有仁者必有勇耳。嗚呼。烈婦心至仁。安肯從賊。汙其身。事夫育子。長安佳肆。傭張八通梁。羶良人賜賁。往三河。張八猖狂以死。拒嫗則從中作鴿媒。詢知其故。重低徊。吾能鬪智不鬪力。破涕爲笑。計則得一壺秫酒。自酌斟。輪轉愁腸。思殺賊仁心。義憤可格天。以酒壓賊。賊醉眠。譙樓更鼓頻頻轉。兩道刀光如電閃。狼藉杯盤次第收。東西廂戶從容鍵。一刀刺賊喉。賊猶格刀。刀卽投。旋抽利刃。洞賊腹。賊心已剖。賊命休。傭死嫗。生心快快引嫗入室。斷嫗吭。殺醉者。

易殺醒難手除二害心乃寬。換衣藏刃待天曉呼兒到  
肆尋夫還詣官自首得勿問殺賊保身兩無恨全家安  
穩返金闈。烈婦聲名四海揚。費宮人刺一隻虎婦殺二  
賊遙相當。却笑男兒無血性。畏賊如虎疲奔命。不能殺  
賊爲賊奴。何顏見此烈婦乎。嗚呼何顏見此烈婦乎。甘  
爲賊奴成丈夫。

嚴太史示夢

咸豐九年己未六月。刊亡友嚴問樵。保庸太史詩詞告  
成。七月初八日夜。余夢至一處。精舍數間。亭臺花木甚

盛與問樵暢叙別情問其生辰答曰余生八月十三日

寅時是耶非耶亦一奇也余題問樵遺稿四律詩曰意

氣自千古交遊近十年問樵贈余楹帖云知君意氣自千古與我交遊近十年息

君不可見灑淚校遺編吳苑花長好揚州月不圓魂兮

何處至昨夢語便便飄泊江湖際長年醉不醒詩情追

李白酒德頌劉伶宦興淡於水桃花紅滿庭風流猶未

歇忽隕少微星骨相孤高極吏難強項為逢人多傲兀

與我最相知共有烟霞癖從無軒冕思斯人不世出誰

識虎頭痴妙語猶在耳思之涕自潛昔年余刻先集告成問樵對余曰一

伴好事一個傳人都被瘦竹  
做成了令人聞言感深以泣  
半生事剝方寸得安閒  
今日遂君願在天應解顏  
寄言同志者珍重藏名山

錢觀察事畧

故友錢

步文

冬士觀察錢塘人也道光壬辰科以名進

士觀政銓部浮沉郎署垂二十年。薦卓薦擢郡守需次  
吳門時粵寇鳴張江南方用兵大吏知其廉且能委攝  
道篆總軍需事辦而用節未幾積勞卒於旅邸冬士之  
嗣無室家同官憫其窮經紀其後事歸櫬於其鄉甚義  
舉也冬士工六書精考據生平所爲詩歌音節古穆極

類其爲人咸豐七年春冬土袖詩訪余友來巷囑余剛  
定余曰諾此事僕當任之丁巳十月初七日冬土去世  
余卽將其詩付梓越一年剗劒告成余哭之以詩卽題  
其卷首詩曰老友竟長往臨風涕淚并傷心三月病慘  
日一棺橫鐘鼎人聞重文章海內驚不才慚後死何以  
慰先生一事堪瞑目羣稱太守賢太守官  
農曹時鼓車圖共仰  
乘破車友人贈詩云時人不識郎官貴一箇疲驢一  
破車黃秋士爲繪破車圖余作新樂府以昭其儉還  
硯句爭傳去真太守失魂余贈以大龍尾硯益腰之以  
詩太守作還硯歌以見却余因刻兩詩於硯  
背宦興付流水遺風追葛天道山賦歸去撒手撇塵緣



平生何所好。索句與臨池。詩偶摹蘇軾。書嘗學鄧李。

斯字

詩云余亦能習書古體窺潘籀詭克學蒼籀却頗鄧李斯自註云余嘗謂李斯之作小篆務取整齊畫一此亦風氣使然然較之古籀實有雅俗之別惟彼毀滅古蹟欲獨以其書雄視百代令後人舍其道而未由幸古鐘鼎未盡漸滅此實先聖之靈所呵護而留遺者特世人惟事描摹罕求筆法遂覺索索無生氣轉不如小篆易見捷

拔耳部中聞有女膝下苦無兒身後百端事茫茫仗阿

誰我亦垂垂老霜花兩鬢侵故人從此別吳市獨行吟

久欲刊詩稿何方覓素心名山千載事勉力爲君任

余

太守籌貲遺刻稿故及之

乙未冬十一月余居友來巷雲起樓夢見

冬土於高山孤廟之中寂然無人暢談而別十二月又

夢冬士乘輿執事甚盛衣冠整齊與余話別云赴任遠方一時不得相見特來謝刻遺詩卽以告別語畢一揖而去余送登輿見其以袖拭淚也寤後惆悵久之冬士生前聰明正直歿後自當爲神我爲後死區區刻其遺稿一事竟承道謝於夢寐之中亦一奇也故記之詩中所云破車圖還祝歌詩附錄於後

破車圖 美郎官之好儉也

咸豐四年夏浙江錢冬士郎中出守江蘇因京師友人贈詩有時人誰識郎官貴一箇疲驢一破車之句

黃秋士遂繪破車圖以贈太守因作此詩編入新樂府中昭其儉也

郎官好儉乘破車時人慕之繪爲圖豈惟僕素無華飾車輻欲脫車蓋仄駕一眇驢瘦且疲且前且卻行遲遲日日長安市上過笑煞屠沽遊俠兒君不見彼姝者子乘油壁繡帷華轂人爭惜又不見七香車過馬如龍王良意態何其雄破車兮破車君子乘之又何陋何況郎官應列宿人言郎官囊少錢轎軒使撓豈不憐我道郎官錢縱少一車之願應堪了丈夫安

事一室况一車心素無車破焉曉國計民生念正深  
先憂後樂復肩任高車易遂相如志五馬難歡杜母  
心一麾出守到南國甘雨隨車咸頌德白鹿開道夾  
輪行猛虎渡河遊轅匿團扇家家畫放翁破車圖出  
迥不同舉世尚華不務實金玉其外絮其中圖此破  
車遍示世何難易俗而移風紅塵功行他年滿安車  
蒲輪歸緩緩蒼生苦憶還山仙老朽欣添卧雲伴仰  
翁老去身更健芒鞋竹杖尋詩遍安步當車再補圖  
傳爲佳話人人羨

贈硯歌

咸豐六年丙辰十月下澣訪錢冬士觀察於滄浪亭  
聞其大端硯被竊歸檢破麓得龍尾大硯盆二遂分  
其一以贈歌以媵之

冬士先生古君子圭稜如岳心如水宦囊祗賸一片  
石琢成圓璧大逾咫當窗紅日慣臨池揮灑雲烟落  
滿紙峭嶮鐘鼎古無儔秦篆漢分世少比求書人集  
戶限穿滄浪亭畔鬧成市斯時斯硯無刻閒朝磨夕  
洗長依几一朝失去覓無蹤不識何來夫已氏巧偷

果是木顛流寶劍。還當歸烈士。觀察清廉胡不聞。偏  
來竊硯此何以。我思書家寶硯遺。何異美人妝鏡毀。  
歸壞破篋得二硯。石非端溪是龍尾。圓如滿月形如  
盃。徑則盈尺深寸許。一斗之墨儘可容。如椽之筆亦  
可使持。一贈君。豈有他藉。此聊訂石交耳。狗尾續貂  
難解嘲。蠅頭附翼差堪喜。兩心結契如硯堅。不損不  
懷留寰宇。

還硯歌

余常用一大端硯甚佳。忽被竊去。玉谿因以所藏龍

尾大硯見贈。余未肯留也。賦此還之。

錢子大硯。忽被竊。齊子聞之。轉愁絕。謂是書家寶硯。亡何。異美人明鏡。失急翻秘篋。出舊珍。龍尾鉅製。圓如月。謂此硯。盆藏有二。吾儕今各用其一。石交宜以石證之。侑以詩篇。尤奇崛。余乃三拜。迓登堂。頓覺圖書光發越。東坡昔求龍尾硯。易以銅劔。詩更迭。今我不求硯。自來坡。仙有靈。當妒嫉。明月光去得。夜珠陽春詠。罷磨白雪。從此工人得利器。磨墨磨人恐難歇。孰知余更有遐思。暮齒何須戀珍物。身將隱矣焉用。

文行將翰墨屏一切石交定欲以石證何殊膠柱乃

鼓瑟况君累代擅著作小玉雖小已傑出

哲嗣小玉年甫九齡

詠詩時有雋句

硯雖有二未爲多兩美何堪令離別感君雅

誼心弗諉酬詩返硯非虛飾君能不吝我不貪堪爲千秋添故實從此延平雙劍合不數相如還趙璧

### 李節保

婺源西鄉人李節保橫行鄉曲劣迹多端一日間行見藍布袋袋中有錢十四文遺於道左拾而懷之少頃有小兒年可八九歲哭奔而來徧尋布袋不得便欲尋死



李見之問其故。兒曰：我是孤子，後母遣兒持袋并錢十  
四文上市買米半升，袋亡錢失，歸難見母鞭撻之苦，不  
可當也。不死何俟？將欲投水。李憐而還其袋與錢。兒叩  
謝雀躍而去。越一年，村中行瘟死者甚衆。李亦病危。夢  
寐中見閻王坐堂審事。李到堂，王呵曰：汝在世積惡，匪  
淺當責。而錮之。李曰：我雖不端，好事亦做不少。如與人  
成會與人排難解紛，將功抵過，或可免罪。王命秤稱功  
過。功輕過重，秤終不平。俄而有老翁持一藍布袋投下  
功秤頓重大勝於過。王見之遂宥李罪，加李壽一十二

年李病遂痊。心知投袋老人。卽孤兒亡父。口述其事。爲世之拾遺。還人者。勸同治五年丙寅四月二十有二日。余同戴維萃訪鄉友張榮春於秦州北門外韓家橋酒。酣耳熱暢談因果。張述其事如此。

張榮春販鹽善報

張二榮春。秦源西鄉大坑人。少孤。繼母撫養成立。年十四。習木業於秦州城北。咸豐十年。販鹽七船過江泊旬容茅山下。適有長毛賊下山。逐婦女兒童。婦女兒童投河。甚衆。張見之。急命船戶將鹽拋下河。二十七包救出。

投水婦女兒童二十七人。是夜餓難民苦無薪。張命船戶劈船板以炊。歸時當以新板償船戶。童婦德之。次日船至鄉鎮。鎮上局董某孝廉。指揮殺鹽販。焚鹽船。次縛張船戶。正就戮間。有垂髻女奔呼某舅爺。此張客人船戶。救我們投水者二十七人。是真好人。斷不可殺。某孝廉聞呼聲。知是外甥女口音。便止戮問故。外甥女哭且訴。某局董因請張入局。款以酒食。頌盛德。不置。遂遣鄉勇數名持局護票。送出江。是役也。鹽雖無利息。而船戶男婦三十餘人。皆未遭害。若非一念之善。拋鹽救難。則

次日焚船戮販何以得免天之報施善人何其如此之顯且速也噫張年已五十有一身健如壯年一子三孫家雖不豐而環堵蕭然天倫樂足善人有後不卜可知

祖妣俞太恭人蓄孝犬

先祖母俞太恭人居婺源冲田老宅時蓄一犬犬母對門隣家所蓄老犬也犬每食粥飯必先迎犬母來食飽送之歸再來就食餘飯十有餘年風雨無間犬母死犬亦號哭絕食斃時人謂先祖母之孝化於蓄犬也良然

蓮谿禪師蓄義犬

揚州蓮谿和尚善畫蓄一犬一名小午一名小興小而靈同宿一榻性愛潔視茶有色水不清者則不食也粥飯亦然蓮谿吸鴉片烟人以潤筆番銀十元投烟盤中蓮谿送客出門許久始歸視盤中銀不見所在正蒼皇間犬從枕底一一啣出如數置盤中知犬恐爲人竊銀代匿枕底爲蓋藏也鎮江營官來見二犬甚憐之向蓮谿索一犬蓮谿肯與而犬不願從奔號跑齧堅定不去營官回鎮思犬不置後遣兵數名船一隻禮物數色重到蓮谿處送禮索犬蓮谿好言慰犬命犬從之去犬乖

淚大哭勉強從之下船絕食數日唯哭而已至鎮營官見犬淚漬滿面絕食悲啼憫而放之歸歸見蓮谿作孺子慕始就食焉時蓮谿寓興化禪院余聞沈旭庭言因有感於世人受養育之恩不圖報德而反誹害者真義犬之所不齒也俗語云衆生好度人難度人難度衆生不度人良不誣也

丁小仙歷迹

丁小仙

大椿

山東諸生落魄京口測字卜謀爲餽口計

道光壬寅英夷作亂南京牛制軍

鑑

奉

命鎮守上洋

求奇才異能之士有人荐丁於牛。丁善說痛罵朱子而  
以孔明小比者。牛受其愚而問平夷之策。丁曰。英夷所  
恃以藐視中國者。不過一火輪船耳。吾以水輪船烏龜  
船制之。彼技已窮。何難滅此朝食。牛然其言。發銀萬兩。  
着丁造船以試之。丁因請幕友楊蕉隱振藩幫辦船務。  
楊是余總角交。工書畫善文詞。亦好大言。不慚者。春暮  
到蘇州葑門外大寺內爲造船局。雇鄉勇二百名。朝夕  
訓練。牛遣其子監局事。丁如父。丁視之。不啻一小僕也。  
三首縣來見丁。垂手立兩旁。丁不命之坐。分付數語而

揮之去。一日余居三太尉橋馬氏宅中。刻先大夫遺文詩集校讐之際。忽聞人馬喧譁。老僕傳報有客至。延之入小室。見故人楊蕉隱同一身長面黑似文非文似武非武者來。余心異之。一揖而坐。互詢姓名。世係楊與余耳。語造船破夷之策。約余入局。同辦軍務。余告不才無暇辭之去。楊丁約來日局中清酌候教。越一日余徒步同詹堯功七十八歲老人至船局。見丁楊詢水輪船烏龜船來。慙對以夷中參謀丁大年亦中國產。宿上洋娼家。爲夷作奸細。院差告知。密訪得交大年。到其船中出。



示船式云此物可破火輪船以水制火以小攻大因荏  
大年於牛制軍賞以四品頂戴問大年在夷何職官卽  
曰大於四品多矣又有造船木匠一人亦中國產爲夷  
內線者邀之在局監造船工余同詹飽食酒食唯唯而  
退回寓作書千餘言暢談古名將破敵之物如岳鄂王  
用腐草巨木破楊么樓船之類從無以船破船者論大  
年與木匠顯然奸細以船式誘進軍營探知消息爲夷  
耳目苦勸燕隱速辭出局勿爲身名累託詹老送與楊  
閱閱過取回不足與外人道也秋月四水輪船成入烏

龜船亦就水輪每船用五十人輪流踏輪而上四日四  
夜五十人脚板皮踏裂不得到上洋烏龜船用六人坐  
在船肚中龜頭龜尾放槍四脚蕩漿龜背通天以牛皮  
連毛釘在龜背四旁擬以此物泛至火輪船邊鑿火輪  
船底其體如龜其用如此丁大年與造船匠頭忽不見  
去向制軍知船到上洋親出城觀試船於黃浦江上是  
日風掀浪湧水輪船五十人竭力踏不向前烏龜船八  
隻徐出江心爲風浪打沈而歿水手盡死無一人活者  
制軍歎曰可惜好銀錢造此無用物丁亦不慚而退反

怪天時之不利。人力之不濟也。未幾夷船到吳淞口。寶山縣官周公綬吳淞口一路到上海兩岸皆設砲防。一日丁傳牛制軍令箭命周令撤砲防聽夷船進口。是時陳軍門化威駐東砲臺。牛制軍駐西砲臺。陳以砲擊夷船。夷船敗欲退。西砲臺不擊。夷兵官無故而潰散。夷船乘間而進。陳遂受害。當時主持西砲臺軍務者卽丁小仙也。周令聞陳殉難。牛與丁逃竄。夷船進吳淞口。憤極傳呼鄉勇有能追殺丁小仙者賞千金。丁遁去。竟不可得。越二年春。余居西麒麟巷。忽見楊蕉隱來說現與丁

小仙在震澤縣署中左清石刺史請伊等到蘇買線路  
爲辦太湖捕盜來商於余線路從何處得余曰君等憲  
幕中上客曾爲制軍參謀不合與縣令捕盜况捕盜賊  
是捕快責任與軍師何涉我在吳門日以刻先集古帖  
爲事不問塵世事君以捕盜爲問真問道於盲矣今英  
夷作亂國之大盜也寶山縣之撤砲防西砲臺之兵  
濱誰執其咎今縱大逆而捕小賊是何居心是何命意  
君速去毋少留恐爲仇人側目也楊述丁佩服先見之  
明置酒舟中候教邀余出胥門登舟見小仙立船頭長

揖延我上座。楊丁左右坐。船娘斟酒。丁談夷官與我官  
議和於金陵舟中。學夷人禮儀。我見丁手舞足蹈之狀。  
不覺大笑。忽記古人楊左思學高麗舞。今人丁大椿學  
英夷儀。千古遙遙相對。古今人何必不相及也。後數年  
余載畫出遊袁江。下榻于湘山舊雨軒。又與小仙席間  
相遇。時小仙館於于湘山家。庚申之變。余過江避地。通  
州石港場于壻。漢卿寓中。詢知小仙歸山東爲寡媳。所  
逐不知何處去矣。楊蕉隱傳聞浙江克復後。曾爲龍頭

場官云。